請掀開經本，二十三面第三行，最後一句看起：

「常寂光土，分證者穢，究竟滿證者淨。」這是說明常寂光淨土裡面淨穢的現象，一般大乘經裡面告訴我們，常寂光淨土是如來果地上的境界。就天台家的講法，藏、通，就是藏教跟通教，只是斷見思煩惱，沒有破無明，當然就不算。別教成佛，證常寂光淨土，但是別教佛要跟圓教做個比較，別教初地菩薩，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法身大士。菩薩，十地菩薩十個位次，再加上等覺十一個位次，無明就破了十一品，妙覺，這就成佛了。所以成佛實在講只是破十二品無明。可是無明總共有四十二品，他才破十二品，後頭還有三十品還沒破，他也叫佛，這是別教的佛，他所證得的境界，就是寂光土裡面的穢土。圓教佛，四十二品無明統統斷盡了，圓滿證得常寂光淨土，他就叫淨。這是寂光土的現象。淨土法門就非常的奇特，即使帶業往生的人，生在凡聖同居土，也能夠享受寂光淨土的境界，這是其他經論、法門裡面都沒有的。我們看底下的解釋。

「今云極樂世界，正指同居淨土，亦即橫具上三淨土也。」極樂世界稱淨土特別著重在凡聖同居土，因為上面三土確實不是我們凡夫在一生當中能夠證得的；換句話說，我們的煩惱要斷實在不容易！縱然斷了見思煩惱，也不過是小乘阿羅漢的境界，圓教菩薩七信位的地位，論淨土那只是方便有餘土，這在我們一生當中實在做不到。那實報土、寂光土就更不必談。唯有凡聖同居土，我們只要能夠伏煩惱，這個不講斷，把它伏住就行了；斷不容易，伏比斷容易得多了。但是要真正伏煩惱，也得要下一番功夫，如果不是真正

下功夫，伏也不容易。

「伏」是說我煩惱不起作用，雖然有，不起作用。用什麼來伏？在通途法門裡面，用定，能入定，煩惱自然就不起作用，煩惱一起作用，定就沒有了。所以是用定，要得禪定就能伏得住。淨宗法門就用一句佛號，「執持名號」，用這個方法，這個方法比修禪定實在講容易太多了，我們自己試驗試驗就曉得，就能體驗出來。佛號的念法，一定要依據經典的方法，也就是像大勢至菩薩教給我們的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淨念相繼簡單的講就是「不懷疑，不夾雜，不間斷」。古德常常教給我們，「萬緣放下，提起正念」，正念就是一句佛號，除這一句佛號之外，可以說所有一切的念頭都不是正念。不是正念是什麼？都叫妄想，實在都是妄想，沒有一樣是真實的。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有為法裡面包括我們的思想、見解、念頭，都是屬於夢幻泡影。唯有這一句佛號是真的，一點都不假，將來必定可以證得。

西方淨土的殊勝，就是我們生到凡聖同居土，我們只有這麼一個本事，到達這個境界，往上不可能。但是到達西方極樂世界，方便土、實報土乃至於寂光淨土裡的受用，我們統統享受到、統統都得到，這是妙極了，這叫真正不可思議！在其他諸佛世界，你必須親證這個境界，剛才講了，見思煩惱斷了，你才能享受到方便土的受用；無明破一分，你才能得到實報土的受用。所以一定你要有功夫。不像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見思煩惱沒斷，無明也沒破，這是帶業去往生，上三土裡面的受用我們統統都能享受到。所以這叫不可思議，這個叫難信之法！難信不是講凡夫，是講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們，他們難信。

這句註解旁邊有幾句小字，「以淨宗是同居淨故，以上善俱會故」。為什麼曉得經裡面講的這個境界是凡聖同居土的境界？經上

說得清楚，淨土三經所說的都是同居土的境界。為什麼知道上三土我們都能夠得到它的受用？因為經上講的，到達西方就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如果不能夠同時享受上三土的境界，你怎麼會見到諸上善人？我們的娑婆世界也是四土，釋迦牟尼佛的四土，也是三輩九品。我們現在在凡聖同居土，我們見不到阿羅漢、見不到菩薩，見不到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，都見不到。這就是我們此地凡聖同居土的人，沒有辦法享受上三土的受用，不能享受。西方世界跟我們這裡不同，每天都可以跟這些等覺菩薩們在一起。因此在修持上來講，信、願、行非常簡單、非常容易，成就不可思議。也正因為這個事實，世尊在《無量壽經》裡讚歎阿彌陀佛為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」。這是西方世界遠遠超勝十方諸佛世界的處所。

讀了這段文，我們應當深信因果。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」，深信釋迦、彌陀的教誨決定真實不虛，信願持名一定能夠達到佛在經典所說的殊勝功德利益，我們一生當中都可以能夠圓滿的得到。下面一段文，這是說明淨土的正報莊嚴。

「有佛號阿彌陀，序正報教主之名，翻譯如下廣釋」，下面再詳細的解釋。前面講的是依報環境，現在給我們介紹西方極樂世界的導師阿彌陀佛。「佛有三身，各論單複」，像這些是教下裡面所說的，我們要明瞭。為什麼說他三身？三身還有單、複，什麼叫單三身，什麼叫複三身？其實三身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「法身單，指所證理性。」三身，經論裡講得很多，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，「法身」是說的理，報身跟化身都是講的事，有理有事，理是能現的、能變的，事是所現、是所變。理也就是經裡所說的真如本性，《華嚴》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「行願品」裡面講的不思議解脫境界，都是說的這樁事情。這樁事情在經典裡面所用的名詞、術語有幾十種之多，統統說的一樁事情。為什麼說這麼多名詞？佛有他很深的用

意。告訴我們，明白這個事實就好，不要執著在名相上，只要說的是這樁事，怎麼說都可以。教我們離名字相、離言說相、離心緣相，你才能真正體會到這個事實。所以它是本體，我們現在哲學裡面所講的宇宙萬有的本體，這個叫法身。

「報身」是的講智慧，所以報身是能證，法身是所證。你怎麼會知道這個道理？這是真正智慧領悟了。智跟理是一不是二，這是哲學裡面所沒有的。哲學裡面能跟所是相對的，不像佛法講的，佛法講能證之智、所證之理是一個，是一樁事情，不能夠分開的，在哲學裡沒有這個說法。這是智慧，真實的智慧，智慧開了，心性就明瞭了，叫明心見性。

「化身」也叫應身，是利益眾生的，像《普門品》裡面所講的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自自然然就現這個身相。應是感應道交，眾生有感，佛就有應，所以應身叫變化身。諸佛菩薩的應身是隨眾生而應的。三身，諸佛菩薩有，我們每個人也有，這個要知道。諸佛菩薩的三身明顯，我們的三身很不明顯。為什麼不明顯？我們的心被迷了。大家想想被什麼迷了？第一個被妄想迷了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胡思亂想是迷，不是覺；第二個為七情五欲所迷，裡面有貪瞋痴慢，外面有五欲六塵。迷在這些東西裡面，所以法身有，有，顯不出來；報身也有，有也等於沒有，智慧沒有了。所以，佛法的教學沒有別的，就是去迷而已。破迷就開悟了，悟就是報身，這一悟，法身也就現前，智慧一現前，法身就證得了，身相就變成應化身。我們今天被妄想、執著迷了之後，我們現在這個身叫業報身，這是佛經常講的可憐憫者。業報身很苦，隨業受報，你造善業，三善道受報；你造惡業，三惡道受報。這就說明六道輪迴怎麼來的？迷失了自性，自己造作一切善惡業，這樣變現出來的。所以六道也是幻化，也是自己自性隨緣，隨著業力的緣，變現出六道輪迴，六道

是這麼來的，總得要搞清楚。所以三身我們有，我們應該如何恢復，如何能真正得三身的受用，這是佛教導我們一個主要的課題。

「法身單，指所證理性。」理跟事是一對，性跟相是一對。實在性就是理，理就是本性，事就是相，相就是事；換句話說，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宇宙人生真相就叫做法身。「報身單，指能證功德智慧。」證就是證實，就是徹底、正確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這叫做智慧，就稱之為報身。「化身單，指所現相好色像。」相好色像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，如果自己有受用，自己就迷了。試問問我們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？這從哪來的？因為我們有一個自受用，而以為享受，這一享受就生老病死，讓你去享受去。諸佛菩薩沒有自受用，所以他自己沒有身，自己也沒有相，身相是他受用，與自己不相干，因此他就沒有生老病死。這是事實的真相，我們一定要曉得。所以佛法講「無我」，對自己來講是無我，對別人來講有我。有我是他受用，為了教化眾生的，幫助眾生覺悟，這是個工具，是一切眾生覺悟的一個工具，與他自己毫不相關。這個身是隨眾生感應而現的，《普門品》裡面，《楞嚴經·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》裡頭也是這樣說的，觀音菩薩三十二應，三十二是三十二大類，應以佛身而得度者就現佛身，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就現菩薩身。

諸佛菩薩有沒有心、有沒有念頭為眾生現身說法？給諸位說沒有，完全沒有念頭，也沒有心。沒有心，沒有念頭，怎麼會有感應？給諸位說，因為沒有心，沒有念頭，就真正有感應。我跟你不能起感應，為什麼？我有念頭，你也有念頭，就沒有法子了。眾生有念頭，佛菩薩沒有念頭。佛過去曾經舉個例子答覆這個問題，舉的例子很有趣味。他取的鐘鼓，我們敲的。你看鐘沒有心，也沒有念，我們敲它一下，敲是感，它立刻就有聲音，它就有應，我們敲重一下，它響就大一點；輕一點，它響的聲音小一點。隨著感應，有

感就一定有應，說明諸佛菩薩對於一切眾生心感，他是沒有念頭的，沒有心的。

乃至於諸佛為一切眾生說法，像釋迦牟尼佛為我們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佛有沒有曾經動一個念頭？沒有。在佛自己身上來說，佛一個字也沒說，一生當中一個字也沒說，一句話也沒說，叫無說而說，所說的都是眾生有感。感有兩種，一個是明顯的感。眾生提出問題來發問，這很明顯的，佛立刻就回答。佛聽到人家發問，絕對不會想一想，這個問題我要怎麼答覆他，那就變成凡夫了。沒有考慮的，沒有想一想，自自然然就答覆出來。另外一種叫冥感，心裡頭有念頭，沒說出來；還有更深密的，他確實心裡有感，但是那個感自己還不知道。像佛說《阿彌陀經》，眾生心裡確實有感，佛才會說的，但是這個感本人不曉得，這就是非常的微細、微妙。佛知道，所以這叫無問自說。

我們把這些事情明白了，這才曉得學佛要怎麼個學法，要用什麼態度，什麼方法？那就是一念不生。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境緣之中，境就是物質環境，緣是人事環境，無論在哪個地方，真正修行人是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就是定。一念不生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不容易！這個法門裡面有個很巧妙的方法，教我們一心去念阿彌陀佛，比修定容易多了。這就是用一念止一切妄念，把一切妄念都止息住，單單用阿彌陀佛這一念，這個法門巧妙、容易就在此地。我們守住一念，比做到無念真的容易太多了。禪家是講一念不生，我們淨土宗把念頭歸到一個阿彌陀佛，只許心裡有阿彌陀佛這一念，不能有第二念，這就對了，這叫真正用功，這是會用功的人。

接眾這就隨緣了，我們在過去看到不少大德，他們接引眾生的手法不一樣。有些大德接引眾生的方法用身教，他不用言教，就是無論什麼人去請教他，他一句話都不說，他用這種方式。有些大德

，你去向他請教，他非常熱心，仔細來給你說明，給你討論。方法不一樣，因人而異，因事而異，但是都能夠啟發人，都能叫人得利益。這也正像善導大師講的「遇緣不同」，我們是哪一種根性的人，需要哪種方法來幫助，這就顯示出法門無量無邊。雖然法門很多、很深、很廣，它的方向、目標是一致的，正所謂是殊途同歸。所以色像教學都是為眾生建立的，這叫「化身單」。這就是通常我們講三身，法身、報身、應化身，就是這麼一個意思。下面的解釋比較說得少一點。

「法身複者」，「複」就是兩種法身，兩種報身，兩種化身。法身講兩種，第一種是「自性清淨法身」，這一句就是說的本體，也就是前面法身單的意思，所說的本體。第二種是「離垢妙極法身」，第二句是從事上講的。「垢」是無明、是煩惱，「離」是完全脫離，也就是圓教如來的果位，四十一品無明統統斷盡，我們稱他為離垢妙極的法身。因為等覺菩薩還有一品生相無明沒破，他還稱不上妙極，他妙可以說妙相，不能說極，因為他的無明沒有斷盡。由此可知這是從相上講的，自性清淨法身是從理上講的，是從本性上說的；換句話說，自性清淨法身，我們每個人都有，人人都有，離垢妙極法身，我們沒有。釋迦牟尼佛有，阿彌陀佛有，成佛的人有，菩薩以下都沒有。這就很容易懂得，前面是理，是大家統統都有。

報身是智慧，「自受用報身，他受用報身」，這個也非常的明顯。自受用報身就是《般若經》上講的實智，真實的智慧。實智，《般若經》上常講「般若無知」，所以實智是無知，權智是無所不知。自受用是無知，他受用報身是無所不知，是權智。佛為一切眾生講經說法是權智，佛自己受用是實智，所以「無說而說，說而無說」。由這個地方能夠看到，佛心是多麼清淨，為一切眾生說法也

沒有染著一個字，你看多乾淨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並沒有留一個字給後世，沒有。經典是後來學生憑著記憶記錄下來，傳下來的，佛本身沒有寫過一個字，因為他本身無知，這是個很大的啟示。我們在這個地方究竟能夠領會多少，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他這個心真清淨！這是報身的兩種。

「化身複者」，化身複者也有兩種，兩種都是感應而現的，一個是「示生化身」，一個是「應現化身」。示生化身就是實際上他在我們人間投胎，像釋迦牟尼佛這是示生，是這一類的。他要跟我們同住幾十年，所有一切生活狀況跟我們都相同。釋迦牟尼佛住世八十年，我們中國人算虛歲八十歲，實際上釋迦牟尼佛是七十九歲圓寂的。應現化身就不一樣了，是某一個人有感，佛菩薩忽然來了。這事情解決之後，他就沒有了，這個叫應現化身。

過去，周邦道先生的夫人，抗戰勝利之後她住在南京，遇到地藏王菩薩，地藏王菩薩就是屬於應現化身。在南京她住的房子很大，庭院很深，就是大門到她裡面住的房子是個院子，院子很大，進到她裡面的房間要通過三道門才能進去。那個時候周夫人還沒有學佛，但是這個人善根非常深厚，很難得找到這麼一個真正慈悲的人。周老師那時候在抗戰期間是我們學校的校長，我們做學生的對他夫妻兩個人非常感激，他照顧學生比他兒女周到。抗戰期間生活非常艱苦，有吃的、有穿的先分給學生。學生都分到了，剩下來的，他們家兒女才有分；學生不夠的時候，他們頭一個就沒有。所以一切是以學生為第一，對學生照顧無微不至。有一天，有個出家人到她家化緣。周夫人就問他，她說法師你從哪裡來？他說他從九華山來。你要些什麼？他跟她要五斤香油。那個時候周夫人也沒有學佛，也就沒有給他，敷衍了事，出家人就走了。走了之後，她忽然想起來，他從哪來的？我家這三道門都是關著的，怎麼走的也不曉得

。如果想想這個事情非常奇怪，但是講話講了好半天，真的，絕對不是假的，不是作夢。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耿耿於懷，放在心裡。一直以後到台灣，在台中跟李炳老學佛，就把這個事情告訴李老師。李老師就跟她講那是地藏王菩薩的化身。她後悔得不得了，真是，地藏菩薩跟我化五斤香油，我都沒有給他。以後她學佛很認真，每天念地藏經，拜地藏菩薩。

這就是屬於應現化身，是與他有特別的因緣，這是這種化身。所以說兩種化身都是屬於感應的。由此可知，法身、報身的自受用我們很能夠理解，化身兩種純是為他，都是為一切眾生，沒有為自己的。

「又佛界化身，隨類化身」，這是又一種說法。佛界化身，譬如三十二應來講的，單單指以佛的身相示現的，像在我們世間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實在講是我們眾生的執著，佛沒有這個念頭。你們世間人看相，這個相很貴，那個相很好，你們有這些執著，佛一現那個相，你們就好像佛統統都有，一樣也不缺。是這樣顯現的，並不是佛有意思要現什麼，這個諸位要知道。佛是沒有心，佛是沒有念頭，這是佛界化身。其他的，佛以下，像觀世音菩薩講的三十二應，應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現佛身而為說法，這就是佛界化身，其他三十一種，那就叫隨類化身。所以這個也容易懂、也容易明瞭。下面這一段很重要。

「雖辨單複三身，實非一非三，而三而一，不縱橫，不並別，離過絕非，不可思議。」大師這段話是唯恐我們聽了前面的話，起了分別、起了執著，那就壞了，那就錯了。這個地方立刻把這些錯誤的分別、執著為我們糾正。我們知道，從理上講，有體相用；從佛上講，有三身，這是就佛來說的；就眾生來講，迷惑、造業、受報。諸位要曉得，這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這是理，這是覺，那是迷

，眾生是迷，佛是覺。實在是一樁事情，理是一，事也是一。決定不要有分別、不要有執著，一切明瞭，沒有分別、執著，這就對了。

所以他說，實在非三非一，不可以說三，也不能說一；可以說一，也可以說三，在言說方便，使我們對於事實真相真正了解、真正明白。所以，這個三是「不縱橫」，非縱非橫，它是圓的，它是一個。「不並別」，別是差別，並是並列，沒有，它不是並列，不是並排的，它是圓融的。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所以「離過絕非」。如果是執著是三，執著是一，你有分別、有執著，就有過失，就錯了，非就是錯了。離過絕非，不可思議。這也就是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講的，教給我們的原則，說法、聽法都要懂得這個原理原則，就是「不起心，不動念，不分別，不執著」。說的人不離開這個原則，說法清淨，說的人清淨，譬如剛才講的實相，他執著，說的人清淨。聽的人不執著言語、不執著名相，不起分別、執著，聽法清淨，真正有覺有悟，他有悟處。說、聽都要清淨。譬如像《金剛經》講，「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」，也是這個意思。給你說三十二相，底下說即非三十二相，捨離了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名是假名，希望你從假名當中體悟事實的真相，事實真相裡面，唯有不起心、不動心、不分別、不執著才能完全通達明白。你完全不迷，這是通達明白。再看下面這段文。

「今云阿彌陀佛，正指同居土中示生化身，仍復即報即法也。」現在這是經典上說的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究竟這個三身是哪一種身？大師在此地為我們說出，說得一點都不錯，是阿彌陀佛的化身，凡聖同居土裡面見到的是化身。「示生化身」，這不是隨類化身，不是應現的化身，是示生化身。釋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，出現在我們地球上的印度這個地方，也是屬於示生化身。雖然同樣的是示

生，示是示現，示現化身，但是他們的精神完全不相同。釋迦牟尼佛的示生有一點隨緣的味道，隨著我們的眾生。我們眾生在那個時候平均的壽命大概差不多是一百歲，在我們中國古書裡面記載，夏商周三代，活一百多歲的人很多。所以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，我們人壽是百歲。釋迦牟尼佛八十歲就圓寂了，換句話說，按照一般的說法，他應當要示現一百歲才對。為什麼八十歲就走了？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第一個是化緣已盡。釋迦牟尼佛說法非常勤快，說法四十九年，應當還要加二十年，他提前畢業了，化緣盡了。第二個原因，魔王啟請，魔王說你教化眾生夠多了，可以入般涅槃，離開這個世界了。佛答應他，佛不妄語，答應了一定要兌現。所以釋迦示現在我們這個世間，是隨順我們世間眾生之緣，因為成熟的人太多了，就用這種方式來教，因為時間要長。

而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示生化身，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上看到，他是創造的；換句話說，他不是應一個世界眾生之機，他不是的。我們在經上看得很清楚，他所感應的是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的願望，他是應這個。所以他在那個地方是創立了一個世界，在那個地方示生化身；換句話說，身相是示生化身的，國土也是示生化身的。這是與一切諸佛菩薩度眾生的化身都不一樣的地方，非常特殊。就化身上來說，他也是報身，也是法身，為什麼？壽命太長。雖然他壽命不是永恆的，因為阿彌陀佛將來還是要入般涅槃，他的化緣盡了的時候，他要入般涅槃，觀世音菩薩就在他這個世界示現成佛。但是是哪一天哪一年？不像我們這個世間，彌勒佛將來下生，我們曉得是五十六億七千萬年，它有這麼一段時間，有數字在。阿彌陀佛的壽命沒有人能夠算得出來。

諸位《無量壽經》都念得很熟了，佛在經上做了個比喻，說十方世界的眾生，這是假設的話，都成了辟支佛，那個地位還在阿羅

漢之上，假設他們的能力都像大目犍連。大目犍連一天一夜，就是二十四小時，能夠將我們這個大千世界裡頭有多少眾生，他能夠統計出一個數字。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就能統計得出來，有這麼大的能力。假使一切眾生都證到辟支佛果，都有目犍連這個能力，共同來計算。算多久？也算無量劫，都算不出阿彌陀佛的壽量。所以他這個身實在講就是真正的報身，真實的法身。所以西方世界這個佛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一體三身，三身一體，這是我們要認識清楚的。

佛的壽量不可思議，我們每個人往生到那個地方，壽量跟佛相同，與佛同壽量。不但壽量同佛，我們的身體、相好也同佛，一切的享受也同佛，乃至於智慧、神通、能力也跟佛很相似。這是真正不可思議，確實十方世界沒有，一切經典裡面佛從來未曾這樣說過。這個世界之好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分，都可以在這一生當中修得的。所以我們把這樁事實真的搞清楚，真的搞明白了，諸佛祖師苦口婆心的勸勉我們，念佛求生淨土是人生第一樁大事，第一真實的好事。其他都是假的，其他統統是落空，唯有這樁事情真實。我們為什麼不努力去做？做的方法就是信願一心持名。

「復次世界及佛皆言有者，具四義，的標實境，令欣求故。」這個地方是解釋「有世界、有佛」，這兩個「有」字非常重要。「有」是真實的有，決定不是假設的。蕩益大師在此地給我們說明它有四個意思，這四個意思就是「四悉檀」。四悉檀前面介紹過，四是四種，悉是普遍的意思，檀就是布施，布施一切眾生，佛是以法施與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得四種利益。第一是「的標實境」，「的」是的的確確、實實在在，標明這個境界。西方極樂世界真有，阿彌陀佛也是真有，因為它真實有，我們才會發願祈求，才希望真正能夠見到阿彌陀佛，自己也能往生到淨土，這就是「世界悉檀」。

，得歡喜的利益。這個歡喜是真實的，世間所有一切歡喜都是假的，轉眼成空，不是真實的，唯獨這個真實。

第二，「誠語指示，令專一故」。我們要相信本師釋迦牟尼佛真誠的言語，指示我們信願持名，求生淨土。相信釋迦牟尼佛，相信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所發的四十八願，願願真實，願願幫助一切眾生往生淨土，圓成佛道。相信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對於阿彌陀佛的讚歎句句真實，使我們生起真實的信心，專心一意來修學這個法門，這一生當中決定圓滿的成就。這就是「為人悉檀」，得生善的利益。

「簡非乾城陽燄，非權現曲示，非緣影虛妄，非保真偏但，破魔邪權小故。」這一段說明，佛給我們講的西方世界阿彌陀佛不是寓言，不是「乾城」，這是講乾闥婆。乾闥婆的城是幻化，不真實，是幻化的。「陽燄」，這也是假的，陽燄就是《莊子》裡面所講的野馬。我想在美國也應該有這個現象。大陸的北方，在平原裡面，地的氣，地氣，遠看就像水一樣，走近去就沒有了，所以叫渴鹿陽燄。渴鹿，畜生，它不了解這個現象，看到前面有水，牠渴了就想到前面去喝水，怎麼跑也沒有。跑到前面，它還在前面，永遠沒有，那是假的，地上一種氣。這個情形我們也在那個地帶會常常碰到，但是我們曉得那是地上一種氣，遠看到像翻滾的水一樣，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它比喻這個事不是真實，陽燄比喻不是真實。

「非權現曲示」，這句話是對李長者說的，李長者是唐朝時候人，也是位了不起的大德。《華嚴經》自古至今只有兩個註解，那就是李長者的《華嚴經合論》、清涼大師的《疏鈔》，這是《華嚴經》最著名、最完整的兩個註子。李長者在《華嚴經》上說西方極樂世界是權現的，換句話說，他說這個不是真實的，是阿彌陀佛方便接引眾生，等於在那個地方置一個設施，是委曲的一種示現。薄

益大師這個地方就是辯駁他，李長者是了不起的一個人，他《華嚴合論》裡面講的東西真的值得我們佩服，但是這句話說錯了，這句話是誤解了西方極樂世界。菩薩誤解西方的很多，不足以為奇，大菩薩常常都誤解，李長者這句話說錯了，有什麼值得奇怪？西方世界是唯佛與佛方能究竟，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。

「非緣影虛妄」，緣影在《楞嚴經》裡講得很多，意思也不是真實的，是我們眾生把六塵緣影的現象錯認為是自己的心，舉這個例子。它不是六塵緣影，不是虛妄的。「保真」是小乘，小乘人證得所謂的偏真涅槃，也叫涅槃，但它不是圓滿的。世尊在大乘經上講，小乘涅槃好像走路，是個中途站，不是目的地，不能保證你到了究竟的目標。所以，這是破小乘人錯誤的見解。後面「破魔邪權小」，這是總結上面所說的是破除這些對於淨宗錯誤的見解、錯誤的看法，這個屬於「對治悉檀」。他底下有小註，「非權破華嚴合論之訛」。這是四悉檀裡面第三個意思。

「圓彰性具，令深證故」，這個是最後「第一義悉檀」，叫我們得證果的利益。圓是圓滿，彰是明顯，一絲毫隱瞞都沒有，性具是說明西方世界依正莊嚴都是我們自性本來具足的，不是心外之法。這個與一切大乘圓頓經教裡所說的完全相同，由此可知，它確實有理論的依據，它不是隨便說出來的，它確實能令我們深信不疑。因為它是自性本具的，正所謂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正因為它是自性本具，我們一定可以證得，使我們修學、往生、證果更加深了信心。所以，這個深信不疑，從這個地方真正奠定了，我們把這個道理、把這個事實搞清楚，當然就不疑惑了。凡是疑惑，是沒有把這樁事實搞清楚，這就產生了疑問。疑是菩薩大障礙，何況我們凡夫！對於菩薩修行證果都造成障礙，我們凡夫如果有疑障在我們面前，這一生往生就沒有指望。所以，蕩益大師為什麼要作《要解

》？蓮池大師為什麼要作《疏鈔》？他們的用心都是幫助我們斷疑生信。以真實甚深的信心發願持名，這才是不思議的功德，這才是得生唯一的條件，所謂是具足三資糧。

這是說明這兩個「有」字在此地有這麼深的含義、這麼廣的利益。到這個地方是一段，下面是末後一段，為我們說明說法莊嚴。發起序裡面三樁事情，先介紹西方世界的環境，再介紹西方世界的人物，最後介紹我們，西方世界那些人在那裡幹些什麼事情。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